

XI ZANG XUE  
CAN KAO CONG SHU

不丹——  
靜龍之國

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

西藏学参考丛书之十

# 不 丹 ——静 龙 之 国——

(印) G·N·梅赫拉 著

尹建新 译

·内部资料·

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  
编辑室编印

## 译 者 的 话

本书作者G·N·梅赫拉系印度人，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被印度政府派驻不丹，担任不丹王国政府的财政顾问；历时四年之久。作者不但与王室成员有着经常交往，而且在担任财政顾问期间，多次在不丹境内旅行，因而对普通群众亦很熟悉。基于上述原因，作者得以在本书不太长的篇幅中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（因印刷原因，未附原书插图），全面介绍了不丹的山水风貌、生活习俗、宗教艺术以及不丹的政体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情况。在目前有关该国的不多文献中，这是一本较有价值的著述。

本书就帮助读者加深对不丹王国的人文地理、宗教信仰、风俗习惯及其政治、经济历史发展的了解，提供了系统的、较为准确的资料，对西藏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不过，由于作者所持的不正确立场，书中几次诬蔑中国侵略、占领西藏，并将西藏自治区作为一个国家来看待，甚至在本书所附不丹简图中，将西藏与印度并列为单独的国家。这些都是对中国人民极不友好的行为。

原书1974年初版，1978年重印。译本根据1978年重印本译出。

本书虽然篇幅不多，但涉及面却十分广泛，由于译者水平有限，错误和不当之处，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1984年7月

## 原著前言

本书作者G·N·梅赫拉先生在我们相处的过去三年中，周游了我的祖国。他十分敏锐、干练，在这本引人入胜之书的有限篇幅中，他以图文并茂的形式，展现了我的国家和人民千姿百态的情景。

本书是应我已故父亲要求而写的。假若我先父今天依然在世，他定会感谢作者所付出的努力。现代不丹在梅赫拉先生的笔下一方面在努力朝现代化迈进，同时又在竭力保存她古老的文化和宗教中最优秀的遗产。在我父亲执政的、划时代的二十年里，这都一直是他力图实现的理想。

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，本书也是十分及时的。自从摈弃我们传统的闭关自守政策、并于1971年成为联合国成员国之后，我们就登上了国际舞台。因此，让全世界加深对我们的了解是十分重要的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作者努力准确地描绘了我们的形象，阐述了我的立场、传统和志向，因而他付出的努力倍受欢迎。

我认为，在不断增多的有关我国情况的文献中，本书是一部珍贵的著作。

不 丹 国 王

吉·辛·旺楚克

## 原 著 序

虽是雨季，1971年7月22日清晨却是一片灿烂阳光。这预示着光芒、幸福将赐予我们的生活。要知道，就在那天晚上，不丹国王竺加布·吉格梅·多尔吉·旺楚克将要到我家访问。尽管我们已不是第一次有幸见到陛下的尊颜，但我们紧张激动的心情仍是可以理解的。白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晚上六点国王来了，并与我们一道吃了一顿便饭。他在我家差不多呆了四个小时。我给他看了一些我在不丹拍的彩色幻灯片，他十分喜欢，这使我们很高兴。就在那天晚上，这本书问世了，而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。

几天以后，当时的发展部大臣、现任外交大臣、尊敬的达瓦次仁对我说，陛下高度赞扬了我的幻灯片，并对我们就不丹生活诸多方面的谈话表示欣赏。隆布达瓦说，陛下认为我应该写一本关于不丹的书。陛下的赞许与好意使我感到由衷地高兴，但我只是将它归结于国王出自礼貌，或认为这仅仅是他那不可模仿的喜爱与欣赏方式所致。尔后，隆布达瓦又多次提到了这个问题，并促使我开始写这本书。虽然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，但我对于自己承担如此浩大工作的能力深表怀疑，是否接受这一建议，我犹豫不决，但后来，此事我与隆布达瓦都已无从作主。1971年8月25日，国王将我请去，他对我说，他希望我能出一本关于不丹的画册。他言谈话语中所表现出的喜爱与信任，顿时排除了我所有的疑团，对于这种无上的荣耀，我唯有向陛下表达我诚挚的感激之

情。我向他保证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绝不辜负他对我的信任。如我不能胜任，那并非由于我没有尽力。任何人干事情，结果绝不会好于他付出最大努力之后所得到的结果。

为此，国王约我去了几次，我们就不丹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长谈。我们还详细讨论了本书的结构。我们俩都十分清楚，这本书应当反映不丹的全貌。同时我们感到痛心的是，那些关于不丹书籍的作者充其量对这个国家仅有肤浅的了解，他们将这个国家的浪漫色彩大肆渲染，却忽视了其他方面，这样也就迎合了某些时尚的看法。国王认为，宗教仅仅只是一个方面，当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，但不丹不仅仅只有宗教，还有其他东西。我们之间这些经常性的谈话使我受益非浅。它们澄清了我的看法，使我认识到了国王所提观点的正确性。为使我更易于完成任务，国王还赐予我一道王令，允许我在圣坛、寺院、护法神庙、城堡和不丹的其他地方拍照。

然而，情况表明，要完成我的任务并非易事，因为国王提出了一个难于满足的要求。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，他对我说，本书的宗旨就是要精确地反映他祖国的面貌，而不能在书中提到他本人，并且全书只准有一张王室的照片。开始时，我无可置否，但当他反复坚持这一点时，我只好对他说，那我根本无法承担此项工作。难道不丹过去二十年的变迁我能只字不提吗？假若我全然不提这个国家的主要建筑师，那我又怎样能够如实地反映这一国家的面貌呢？是要这本书成为官方文件，反映不丹政府的观点，还是让作者本人写出自己的感受和印象呢？陛下回答说，当然应该写出自己的印象和真情实感。那么，陛下怎么会认为用如此无理的要求来束缚我是正确的呢？我很大胆，可以说很放肆吧，坚持要按自己的方式去写这本书，同时也将满足他的总愿望，即尽

可能地使本书反映不丹生活的各个方面。我可以看出，他不高兴，却也只好让步，但又提了一个要求：是不是可以只提他一次，而不要常常提到他呢？

由此不禁使我想到，吉格梅·多尔吉·旺楚克的确是我遇到的最谦恭人士之一，而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人，肯定没有别人象他这样避免抛头露面。在这个充斥着权欲熏心的政客和统治者的世界上，国王的所作所为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鲜明对照。他不仅自愿放弃自己的绝对权威，而且连这样的声誉也不屑一顾，甚至对于在一本书中提到他这一点，也不同意。

我多少可以公正地声称，对他我是熟悉、了解的。他来我们家走访了两次，每次都近四小时。此外，他多次接见过我，并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交谈。我由此看到了一位全心全意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人士。他的目光深邃锐利，但却也流露出忧郁的神情，似乎他明白，他无法为祖国和人民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。国王十分敏锐，而又彬彬有礼，他尊严端庄、富于魅力，且具备全面看问题的能力，如同在棋盘上一般，能将局势一览无余。他是个热心肠、气量大的人，并有着孩子般的脾性和出人意料的幽默感。他对印度怀有深厚而真挚的爱。他的纯朴使他得以平易近人，但若有人以为可以对他随心所欲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只要他眉毛轻轻一扬，声音略微一变，就足以使人幡然猛醒。他是地道的国王，他干的每一件事总是留下了他宽厚和威严的烙印。我须指明的是，这并非过分赞扬，而是陈述事实。在不丹国内外，我所遇到的人，无论是上层人士还是普通百姓，只要谈到了国王，都无一例外地用最美好的言语来颂扬他。

今天，君主制已经成了一种罕见的制度，它的周围笼罩着孤傲的色彩。虽然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同民众保持密切的关系，而

对王室说来却不是绝对必要的，因为王室完全可以在象牙塔中生活。但就吉格梅·多尔吉·旺楚克而言，情况并非如此。如果有人民国王的话，那他就是这样的国王。在盛大的公众集会上，他几乎没有在王室席位上坐过。国王总是与他的官员们坐在一起，要么与军队仪仗队一道站着，或坐在群众之中。如果官员们注意到了，显然他还会生气。我记得，有一天他叫吉普车停下来，而去和一位来自偏僻乡村的妇女闲聊起来，这位妇女却没有认出他。谁又会想到，国王竟会坐着敞篷吉普车而前面连开路车都没有呢？当他问这位妇女干什么去时，她回答说，她到廷布来是为了得到甲娃嘎玛巴的祝福，甲娃嘎玛巴是噶举派<sup>①</sup>首领，当时他正在访问不丹。国王送了她相当一笔钱。人们可以想象到，日后当她知道她象待儿子一样对国王说话时，她的感受将会如何。

有时我十分疑惑，假如任何国王和王后没有幽默感的话（在这个问题上，也包括其他政府首脑），他们恐怕会吃不少苦头。国王的个性常常表现出顽皮的特质，这时我就看到了他喜欢轻松取乐的方面。他非常乐于开一些实在而无害的玩笑，这些玩笑使他和人民及我们所有的人之间的亲密感大大增强。有一次过节，组织了赛马活动，我夫人也在看赛马，但她并没有下赌注。不一会儿，一位我夫人不认识的不丹官员走到她跟前，问她是否遗失了什么东西。她周身看了看，发现手提包不见了。她顿时着急起来，此时国王的侍卫官拿来了一个手提包，问我夫人手提包是不是她的。当侍卫官得知是她的手提包时，又叫她看看里面的东西是否都在。她打开手提包，发现包里的钱比她先前放的多，另外她还发现了一张便条，上面写有国王陛下的问候，并叫她将

---

① 音译，藏传佛教教派之一。——译者

一笔赌注下在她最喜欢的马身上。

另一有趣的小故事则反映了国王无忧无虑的心情。我们组织了一次抽彩中奖活动，为的是给流入印度的孟加拉难民募捐。国王出席了开奖大会。不一会儿，他开始向坐在帐篷里的官员们散发起小药片来。药片是从一只小药瓶里拿出来的。人人都以为是“君丹”<sup>①</sup>或类似开胃的东西，大家都一口吞了下去。国王走后不久，吃了药片的人开始哈欠连天，几乎无法睁开双眼。这时我们方恍然大悟，国王散发的竟是安眠药片！

正好是开始写这本书的一年之后，即1972年7月22日这一天凌晨，天还是黑沉沉的，电话铃声把我唤醒了。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令人痛心的讽刺。电话是印度专员公署打来的，叫我改变一下计划安排，在去德里之前，首先得去见见印度专员。我询问是否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情，我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比这再严重的事情了。我的心都沉了，意识到这必定与国王有关。国王几天前去了内罗毕，为的是治疗膝关节，尔后还要在那里打猎。一会儿之后，我就赶到了专员公署，证实了我最坏的预料，国王前一天晚上在内罗毕已经去世。这是令人震惊的噩耗。就在先一天傍晚，国王还发来一份电报，说他的治疗进展令人满意，他很快就可以离开疗养所，说不定还可以搞一次短期狩猎！这份电报使大家放下心来，都为此而感到高兴。但几小时过后，却得知发生了如此不幸的事件。

当我回顾与国王的谈话时，我越发确信，他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是早有预感的。1971年10月，有一次我们正谈及其他事情，他突然猛地转过头来（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），对我说：“我真希望吉格梅快快长大，哪怕是一夜之间就能长大成人。”随后他那

---

① 音译，吃了能给人带来好运的圣药、——译者

股激动的情绪消失了，并放松了一些，开始谈论起王储吉格梅来，那种对王储的钟爱之情非他莫属。此后，他又几次叫我快点写完这本书，似乎他是在与时间赛跑，而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是在1972年6月6日，当我告诉他我又写完了两章时，国王温和地问我我是如何捕捉时间，抽空写书的。因为前一个月，我们几乎从早到晚忙个不停，先是忙着庆祝王储晋升为东萨总管，接着就是国民议会的事情。我告诉他，为完成这本书，我深夜都在工作。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，说我无须这样匆忙，叫我从容一些。对他的这一变化我十分惊讶，但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。无论我怎样赶写，他都无法看到这本受他的激发而写的书了！后来我得知，1972年7月20日当他从疗养所回到他在内罗毕的宾馆时，他转过头，对着他的一位随身医生说，“在这个地方死去，不是比在疗养所要好得多吗？”第二天晚上，他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了。

这一不幸事件发生后的好几天，我都被一种可耻的想法搅得心神不安。或许这本始于1971年7月22日的书在一年之后的1972年7月22日，也会随着国王的逝世而夭折。我难以抑制自己忧郁的心情，因为，如若过去我加倍努力地工作，国王是有可能看到他的愿望得以实现的。但我认识到，对于这样一个对我充满好意、对我如此喜爱的人，我对他表示敬意的唯一办法就是出版这本书，以不辜负他对我的信任。

其后，新国王吉格梅·辛吉·旺楚克对我说，这本书对他来讲同样十分珍贵，因为这本书实际上表现了他父亲的愿望，并叫我尽力提早完成这本书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新国王与他父亲一样，赋予我以同样的好意、信任及鼓励。假如没有这些话，我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。

# 编 印 前 言

编印《西藏研究参考资料》是前几年多杰才旦同志主持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时的倡议。原由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辑，现改为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，并根据各方面的建议，改名为《西藏学参考丛书》延续出版。这是一部多卷本的内部资料汇编。着重择要收录国外出版的有关西藏的专著、论文、档案和其他资料，也包括一些流落国外的藏族人士的著述。有些著作早有汉文译本，但久未重版，不易寻觅，因为还有些参考价值，故予收录重印。有些著作仅有外文或藏文本行世，今先译为汉文印出，待今后有条件时，再将外文和汉文资料选译藏文，以飨读者。

国内学者的著述和史料，目前尚无条件公开印行的，亦将酌情收入参考丛书，以便参阅。

资料是科研的基础，也是从事实际工作的重要根据。而掌握资料则应力求全面、系统和详

尽。编印这部参考丛书的主要目的，是想为西藏学研究人员、在藏族地区和其他地方做民族工作的同志，提供一些情报资料，以利了解国外研究西藏学的动向，交流经验，取得借鉴。

国外对我国藏族和西藏地方的研究始于十七世纪。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，我国的大批藏文资料和文物被帝国主义分子劫掠国外，从此，外国人对西藏的研究不断发展起来，逐渐形成一门学科。西藏学一说，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，正当资本主义东侵之时。一九五九年以后，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者对西藏很感兴趣。一小撮反动大农奴主叛逃国外，携去很多重要藏文图书、档案和文物，广为扩散，造成历史上罕见的藏文文献外流。被挟持国外的一些喇嘛和有文化的官员，由外国研究西藏的机构聘去，协助进行研究工作，西藏学一时成为热门。近三十年来，国外成立了许多西藏研究机构，出版了大量的西藏学专著、资料汇编和刊物。

研究西藏的外国人良莠不齐，动机各别。有些学者对我国和西藏人民持友好态度，虽然学术观点和我们不尽相同，但对有些问题持论尚属公允，其成就也比较显著，尤其在藏语

文研究方面，颇可借鉴。这些人是少数，将来会随着人们的进步逐渐增多。多数的所谓西藏学家，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，对我国和西藏人民怀有很大偏见，甚至持仇视态度，其中有些人本来就是侵略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，念念不忘“西藏独立”。这些人的著述，都是歪曲历史、颠倒是非的。臭名昭著的荣赫鹏、大卫·麦克唐纳、贝利和后来的黎吉生等等，都属士这一流。他们的论著是很好的反面教材。国外出版的一些丛书和资料汇编，多依据从我国掠夺去的藏汉文资料和文物，是有用处的。近年在国外著书立说的西藏人当中，有的本来就是叛国外逃的反动大农奴主，他们在国外摇身一变，以博古通今的西藏学者出现，大谈其西藏政治、宗教和文化的历史。他们往往数典忘祖，自欺欺人，以篡改历史、颠倒是非的手法，猖狂攻击西藏革命和党的民族政策，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，复辟封建农奴制度。因为他们打着西藏学者的幌子，在某些人当中，就具有较大的欺骗性。有位名叫夏格巴的，即属于此类，这些人的著作，我们也将择其有代表性的收入参考丛书，以备批判。

本参考丛书仅供内部参考。编辑原则是：择

要收录，力求准确，便于参阅。对所录资料，不作改动，以保留其本来面目。

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，对国外西藏学研究情况了解有限，又缺乏经验，编印这样一部参考丛书深感困难不少，因各方的迫切需要，不得不勉力而为。其中选择不当、处理欠妥之处，有待方家指正。

本参考丛书由陈家璉主编。第十卷——《不丹—静龙之国》由郭一凡编辑，季垣垣任责任编辑。

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

一九八六年十月于北京

# 目 录

译者的话

原著前言

原著谢语

原著序

第一章 山脉、谷地、河流…………… ( 1 )

第二章 人民及其生活习俗…………… ( 11 )

第三章 艺术与建筑…………… ( 36 )

第四章 宗教与哲学…………… ( 51 )

第五章 早期历史、德布瓦和君主立宪制…………… ( 65 )

第六章 行政体制…………… ( 87 )

第七章 闭关自守状态的结束…………… ( 99 )

原书后记…………… ( 115 )

# 第一章

## 山脉、谷地、河流

不丹，这块静龙之地，其自然风光壮丽多姿，原始美景依然尚存。不丹神话和民间传说都与龙的主题紧密相关，国旗上也有龙的图像。但是，不丹的龙并不是火龙，它是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和平象征。

起伏的山脉、迷人的谷地、蜿蜒的河流、彩色的湖畔、碧荫的大树、绚丽的花朵，这些美景使不丹成了令人神往的国土，成了大自然在人间的真正天堂。她是变为现实的诗人梦幻。在世界地图上，不丹仅占一小点，她的面积大约只有四万六千平方公里，与西藏、锡金和印度的边境线连绵不断。这个国家位于北半球，大致在北纬26.45度到28.30度、东经88.45度至92.10度之间，南起环绕印度平原的丘陵地带，北到高高耸立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的冰峰雪山。当人们穿越不丹半壁山河的北部时，就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峡谷，高山将它们分隔开来，只有通过高高的山口，方能进入这些峡谷。从丘陵地带朝上走，整个国家全是纵横交错的谷地和山脉。这种多山的地势自然形成了从热带至寒带的各种气候。

不丹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区域：北部地区、中部地区、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。不丹南部是低海拔的丘陵地带，覆盖着片片热带森林。这里夏季炎热，大雨倾盆，年降雨量为五千零八十毫米。

不丹东部中间地带的谷地比较狭窄，海拔在九百米至一千八百米之间。气候视海拔高低而不尽相同。尽管一些地方的年降雨量高达五千零八十毫米，但平均降雨量则为一千五百毫米。不丹中部位位于北部高耸入云的雪山脚下，中部地区谷地的高度在一千八百米到二千七百五十米之间。除了象普那卡和旺堆颇章等几个海拔较低的谷地之外，其他谷地（包括海拔近二千四百四十米的廷布谷地）冬天特别寒冷，温度可降至零下十度。横扫谷地的大风使气候更为寒冷。然而，中部地区的降雨量却不多，一般每年不超过一千毫米。不丹北部是大喜马拉雅山脉的组成部分，巍巍山脉长年身着素装，积雪不化，陡峭的山峰有些超过了七千三百一十五米。

不丹西北边境七千三百米高的恰穆拉里峰被不丹人奉为圣山，印不联合登山队于1970年4月成功地登上了这座山峰。由于不丹部分属于大喜马拉雅山脉，部分属于小喜马拉雅山脉，而有些则是丘陵地带，这样就形成了她气候的多样化。不丹人民在不断适应多种气候的过程中，成为了勇敢强悍、吃苦耐劳的人民。这些高山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，然而这笔财富尚未开发利用。

海拔高度和受季风影响的不同程度决定了植被的不同及其种类，从热带植物到高山植物这里一应俱全。不同种类的宽叶热带植物包括质地十分坚硬、沉重、生长缓慢的林木。其主要种类有：柳安、印度黄檀、落叶树以及常青树。热带草原上的草长得又深又茂。高山地区到处是矮矮的杜鹃花属植物和众多的其他开花类植物。那里还有连绵的牧场。开花的杜鹃花属植物和开花的灌木——红的、粉红的、白的、黄的——给高原山水披上了婀娜多彩的节日盛装，山脚下的树上垂挂着各式各样的兰花。